基于山水文脉的街区微更新策略研究——以桂林七星路、龙隐路特色街区改造实践为例

王敏
桂林学院，中国·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城市更新已由增量扩张转入存量提质阶段，政策层面明确要求“留改拆”并举、推行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在此背景下，如何依托地方山水文脉推进街区更新，避免文化传承沦为符号拼贴，是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桂林七星路、龙隐路特色街区景观改造项目为对象，梳理山水文脉中自然基底、石刻文化与街道记忆三层结构的内在关联，剖析改造前片区文化资源隐匿、空间边界封闭、功能业态单一、设施环境老化四类困境，提出文脉活化、空间共生、有机更新、智慧赋新、人文回归五个维度的微更新策略，并总结实施成效与不足。研究表明，山水文脉导向的街区微更新不应是对传统形式的复刻，而是以地方自然—文化整体格局为底本，通过轻介入的空间转译，同步实现文脉可感知、绿景可共享、街道可停留的目标，可为同类山水城市的老街区更新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山水文脉；城市微更新；文化转译；街区改造；桂林

Research on Block Micro-renewal Strategies Based on Shanshui Cultur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Qixing Road and Longyin Road in Guilin

Wang Min
Guilin College, China Guangxi Guilin 541006

Abstract: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has shifted from large-scale demol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 small-scale incremental micro-renewal. Taking the landscape renovation of Qixing Road and Longyin Road characteristic blocks in Guilin as a cas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hree-layer structure of the local Shanshui cultural context—natural landscape, cliff inscription culture and street memory—and identifies four pre-renewal problems: hidden cultural resources, enclosed spatial boundaries, monotonous street functions and aging facilities. Fiv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activating cultural context, sharing landscape space, organic regener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human-oriented street scen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context-based micro-renewal is not a re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forms but a light-touch spatial translation of the local nature-culture pattern, which makes cultural context perceptible, green space shareable and street life possible, thus providing an operational reference for regenerating old blocks in similar landscape cities.

Keywords: Shanshui cultural context; Urban micro-renewal; Cultural translation; Block regeneration; Guilin

0 引言

我国的城市建设正在告别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2021 年 8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要求“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并规定城市更新单元（片区）或项目内拆除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应大于现状总建筑面积的 20%[1]；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增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历史地段的公共开放空间，补足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2]。两份文件指向同一件事：老城区的更新方式必须转变，“怎么改”已经取代“改不改”成为实践中的主要难题。

既有微更新研究与实践多围绕社区营造、公众参与与街道空间品质展开[3]，而对地方自然—文化整体格局的关注仍显不足。实践中的偏差大致有两种：一是把文化传承简化为符号堆砌，仿古构件与传统纹样被大量复制，与地方史并无实质关联；二是把生态改善简化为绿化指标，绿量增加了，人依然进不去。桂林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山水城市格局本身就是文脉的空间载体。本文以七星路、龙隐路特色街区景观改造项目为例，讨论山水文脉作为更新依据时如何落到具体的空间操

作上，并反思实践中的未尽之处。

1 山水文脉与街区微更新的理论关联

1.1 山水文脉的三层结构

山水文脉不是“山水”与“文脉”的并列叠加，而是二者长期相互塑造的结果。在桂林，喀斯特峰林与漓江水系构成自然基底，没有山石之“骨”，摩崖石刻便无所依附；历代文人宦游题刻、营城建巷的活动又赋予山水以人文意义，没有这些题刻与街巷，山水仍只是自然物。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把“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美学的核心范畴加以阐释[4]，桂林民间“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的说法，正是这种自然与人文互渗的朴素表达。

据此可以把文脉拆成三层来理解：底层是自然山水骨架，中层是依附于山水的石刻、诗词与历史记忆，表层是当代居民日复一日使用着的街道与植物景观。三层并非静止堆叠——底层约束中层，中层解释底层，表层则决定前两层能否被感知。文脉更新的要害，恰恰在于让最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日常行走的街道，重新接通下面两层。

1.2 微更新与山水文脉的适配性

吴良镛在菊儿胡同的实践中提出有机更新理论，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肌理探求更新与发展的途径[5]。微更新是这一思路在街巷尺度的延伸。张海翱将微更新的理念概括为“轻量”与“有机”，主张通过“小切口”实现空间价值的跃升[3]。

就山水文脉而言，这种方式的适配性有三点。其一，尺度匹配：一方石刻、一株古树、一段街巷走向，本身都是散布的点状遗存，成片重建反而会连同其场所关系一并丢失。其二，风险可控：石刻与地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轻介入意味着方案可以调整、可以回退，试错成本远低于成片改造。其三，使用导向：微更新直接作用于日常空间，使文化传承落在居民的通勤、散步与闲坐之中，而不只发生在展陈场所。王建国在宜兴丁蜀古南街的实践中指出，历史街区量大面广、与民生关系密切、环境多样复杂，有必要对其进行功能提升和适应性保护利用，古南街以小规模、渐进式的整治适应了小城镇历史街区活态的社会现状，具有普适性的示范价值和意义[6]。

2 七星路、龙隐路片区的文脉基底与更新困境

2.1 片区的文脉基底

七星路、龙隐路位于桂林市七星区核心地带，一侧紧邻七星公园，一侧靠近桂海碑林博物馆，是城市生活与自然山水直接相接的界面。自然层面上，七星岩、月牙山、龙隐岩等峰林与济公塘等水体共同构成片区的山水骨架。文化层面上，据桂海碑林博物馆的整理统计，桂林现存石刻两千余件，主要分布于市区 30 余座山峰，其中宋代石刻数量居全国之冠[7]；龙隐岩、龙隐洞一带现存唐至民国摩崖石刻二百余品，是这一文脉最为集中的载体，桂海碑林博物馆曾从历代石刻中精选百余件编为图录[12]。生活层面上，七星路的枫香、龙隐路的桂花早已进入市民的季节记忆，秋日红叶与金秋桂香构成街道辨识度的一部分，加之虞舜南巡的传说与马援、孔四贞等历史人物在此留下的行迹[8]，共同构成片区的集体记忆。

2.2 改造前的现实困境

基底条件虽好，改造前的片区却难以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品质，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文化资源“藏于深园”。石刻精华集中在七星公园、桂海碑林等封闭管理景区内，沿街空间缺乏系统性的文化表达，街道只承担通行职能。居民与游客对片区的石刻文化认知有限，文脉处于“有资源、无感知”的状态。

其二，空间边界封闭。沿线单位围墙、公园围墙连续且实体化，把园内峰林与水体同街道切开。行人在路上看不到园内景致，也进不去绿地，生态资源与公共生活两不相干。

其三，街道缺少停留空间。片区以居住功能为主，人行道偏窄，长期按机动车通行优先组织，座椅、林荫与小型活动场地不足。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把户外活动区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并指出自发性活动是否发生，取决于户外空间的质量[11]。

其四，设施与生态本底退化。部分路段人行道破损、街角绿地杂乱阴暗；济公塘上游排洪渠同时承担排污功能，雨污混流，水体黑臭，与桂林旅游城市的定位不相匹配。

3 基于山水文脉的微更新策略

项目以“文化、安全、健康、智慧、人性化”为总体愿景，坚持轻介入、渐进式、保肌理、重传承的更新原则，从五个维度把山水文脉转译为具体的空间操作。

3.1 文脉活化：把石刻从园内引到街上

沿龙隐路、七星路分段设置半通透的仿古石刻围墙，选取 40 件有代表性的摩崖石刻仿制品，按时间线索与人物线索双向排布，串联虞舜、马援、方信孺、范成大、孔四贞、孙中山等与桂林直接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墙体不做满封，以镂空和留白把园内岩壁、园路借入街道——借景这一传统造园手法被直接搬到了街道界面上。龙隐路设望龙台，与园内龙隐岩形成对景；三金广场等节点在与文物部

门沟通后设置方信孺、范成大的诗词主题雕塑；路灯、座椅、标识牌统一提取传统构件语汇，避免各说各话。这里真正需要斟酌的不是“仿得像不像”，而是“选什么”：入选标准是与桂林有确凿关联、可考可讲的内容，使每一街段都对应一段能够落地的地方史。

3.2 空间共生：以拆墙透绿重构山水—街道界面

济公塘段把公园围墙后退，原本封闭的绿地转为开放的亲水平台与街边生态绿地，人行道与园内山水直接相接。三金广场改造中重新组织内外流线，将后侧闲置的封闭绿地纳入广场整体，形成四面开放的街头绿地；会仙路口、八厂门口等零散街角则通过增设花架、景石与特色铺装，把原本阴暗杂乱的边角地变成愿意停留的小场所。七星路的枫香、龙隐路的桂花予以保留并作补植与林下梳理，秋季红叶、金秋桂香的街道记忆因此延续下来。陈望衡在阐释中华美学时提出，“‘和’是中华美学的最高范畴”，和于天地即人与自然的和谐[9]。落到街道层面，就是让原本分属道路、公园与单位的绿地连成一片，使人能在日常通行中接触自然。

3.3 有机更新：用轻介入保住街巷肌理

龙隐路人行道偏窄，项目既没有拓宽道路红线，也没有拆除沿街建筑，而是通过花池收窄与围墙后退腾出步行空间。老干所与七星公园的部分围墙后退之后，通行、赏景、休憩三种需求被压进同一个断面。三金广场、会仙路口等节点坚持“绿量与总面积不减少”，靠重新组织交通、休闲与绿地的关系提高效率，不做减绿增铺。王建国在古南街实践中同样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整治方式，优先以公房和关键节点作为风貌保护与提升的示范工程，逐步带动街区整体[6]，本项目与之同理：用点状干预替代整体重构，把扰动控制在可回退的范围内。老干所片区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前提下，同步容纳商业运营、步行通行、休闲赏景与环卫管理四类需求，是这一思路最直观的样本。

3.4 智慧赋新：数字延伸与传统水智慧并行

文化一侧，每块仿制石刻都附有专属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该石刻的年代、相关人物生平与诗词，也能留言参与讨论，把“路过看一眼”变成“停下来查一查”。水系统一侧，济公塘上游排洪渠经清淤与雨污分流改造，建立雨水收集、净化与利用系统，净化后汇入济公塘，形成蓄、净、用、排的完整链条，渠道同时具备排涝与景观功能。俞孔坚等反思了单一目标导向的“灰色”工程依赖所导致的各种城市病，主张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来系统解决以水为核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10]，这条渠道可视为该思路在街巷尺度的一次落地。三金广场的人体感应灯人来即亮、人走即灭，在节能的同时不打断街区的历史风貌。

3.5 人文回归：按日常行为组织街道场景

改造后出现的一些场景并非刻意设计的结果：祖孙在“三元及第”石刻前驻足，老人给孩子讲科举是怎么回事；居民在三金广场的台阶上歇脚闲聊；年轻人在济公塘的木平台上聚会拍照。它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空间开始按人的行为而不是车的通行来组织——人行道拓宽、座椅加密、节点可以站一站。设计针对的是具体的人群：老年人的晨练与休憩需要开阔场地和舒适座椅，亲子家庭需要安全的亲水界面，过路人需要可以短暂停留的街角。让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在同一条街上各得其所，这种取向与中华美学对“和”的追求是一致的——陈望衡指出，中和之美不只体现在艺术审美上，也体现在环境审美上[9]。

4 实施成效

项目完成后，片区的空间品质与文化可感知程度均有改善，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脉由封闭转为开放：石刻内容被搬到日常通行的界面上，辅以扫码延伸阅读，居民与游客无需购票入园即可接触石刻文化，文化资源的公共性明显提升。二是山水界面被打通：济公塘段围墙后退与三金广场绿地整合之后，原本分属公园、道路、单位的绿地连成片，行人在街道上就能看到园内景致，“山水在侧而不可见”的状况有所缓解。三是街道的使用方式发生改变：人行道拓宽、座椅与节点增加之后，停留、闲坐、交谈等行为增多，街道从单纯的通道向社区公共空间过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判断主要基于项目团队的现场观察与居民的口头反馈，尚未形成系统的使用后评估数据，这也是后续应当补上的环节。

5 存在的问题与优化建议

5.1 存在的主要问题

受项目周期、资金与体制机制的制约，实践仍有三处短板。其一，公众参与停留在意见征集层面：设计阶段通过问卷、座谈听取了居民意见，但居民尚未成为更新的共同生产者，后续维护与运营也缺少社群的深度介入。其二，绿色空间的共享并不彻底：部分单位大院与封闭小区的绿地边界依然存在，片区绿网尚未完全贯通。其三，业态与社区文化培育跟进不足：项目主要通过景观提升改善空间环境，对产业引导与社区文化重建涉及较少，空间品质的改善尚未转化为街区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

5.2 优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可从三方面持续改进。一是把参与

环节前移，由方案征集扩展到共同设计与共同维护，依托社区规划师或责任规划师制度建立常态化机制，使居民从“被征求意见”转为“参与决定”。二是以慢行连通为抓手打通剩余断点，优先推进权属清晰、改造成本低的段落，逐步实现片区绿网的整体贯通。三是结合片区的石刻与山水资源引入小型文化商业、研学与游憩业态，把一次性改造转为持续运营；同时建立使用后评估机制，用步行流量、停留时长与使用满意度等数据检验更新效果，避免成效停留于主观印象。

6 结语

七星路、龙隐路的改造说明，老街区的新生并不依赖颠覆式的重构。以山水文脉为线索，用轻介入的方式把石刻引到街边、把围墙退到园内、把街道还给行人，文化可感知、绿景可共享与日常生活回归这三件事可以在同一次改造中一并推进。这类实践的意义不止于一条街的品质提升，更在于为山水城市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更新路径：文脉不是需要额外附加的装饰，而是组织空间的依据。当然，街区更新是持续的过程，公众参与的深度、绿网贯通的程度与业态培育的成效，都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接受检验。

参考文献：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Z]. 2021-08-30.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Z]. 2021-09.

[3] 张海翱.城市微更新[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4]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 吴良镛. 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6] 王建国. 历史文化街区适应性保护改造和活力再生路径探索——以宜兴丁蜀古南街为例[J]. 建筑学报，2021(5): 1-7.DOI:10.19819/j.cnki.ISSN0529-1399.202105001.

[7] 桂海碑林博物馆.桂林石刻碑文集[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8] 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桂林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9] 陈望衡. 中华美学之魂——为中华美学释名[N]. 人民日报，2016-12-19(16).

[10] 俞孔坚等. 海绵城市——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11] 扬·盖尔.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2] 韦卫能，曾燕娟. 桂林石刻撷珍[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王敏，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硕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山水城市景观规划、老旧街区微更新。